

玄品錄序

當一

太史公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滄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子嘗感激以為豈無其人隱約而不可見使太史之論不得信於後世乃發憤求之於古人由老子而下若老子徒者采其道德文藝而類次之蓋彷彿得其人矣昔南華之叙天下道術尊孔子而不與今倣其意於是集老子不與尊之至也揚子雲曰孔子文足者也老子玄足者也因命題曰玄史是道家之權與博大真人之軌轍與世立教之法則也太史公之論定兩願學焉乙亥歲秋九月十四日白曲外史張天雨序

玄品錄卷之一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道德品

周

尹喜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之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悉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道德上下篇授之後與老子俱之流沙服巨勝實莫知其終喜亦著書九篇號曰關尹子劉向稱其渾質崖崖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莊子亦載其語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先未嘗先人而嘗隨人稱為古之博大真人本號文始先生

尹軌字公度太原人文始先生從弟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圖緯及投諸道經凡百餘篇常服黃精餌初文始遇老子函谷關以周康王昭王時於終南作草樓以居至穆王修其草樓改為樓觀以待有道之士公度遂與隱

士杜冲修習其處得道為太和真人杜冲宇玄逸鎬京人以周昭王丁巳年聞文始登真乃於靈宅栖玄學道于時幽人逸士自遠而至者有五人焉並沉默虛遠方雅高素道術相忘共弘不伐之則也穆王所以為修觀立祠置冲為道士焉年一百二十餘得道昇舉號太極真人辛汧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也師事老子博學無所不通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子可得聞乎對曰道德臣邪以為正振亂以為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殃王曰敬聞命矣後南遊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弟就隱吳興餘不之焉山著書一十二卷自號文子其辭旨皆本之老子柳子厚嘗為刊削頗發其意有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

曰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受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亦文子之一辯也天寶中號文子通玄真人書曰通玄真經

陸道楚狂接輿也好養生採食靈虛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歷數百年人猶見之孔子將之楚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庚桑楚陳人為老子之役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壤後遊吳隱毗陵孟峯古洞靈觀其處也著書九篇號庚桑子一名亢倉子其書亡至唐開元王褒獻其書因封洞靈真人書曰洞靈真經  
南榮越見老子老子曰何與人偕來之衆也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越俛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

老子曰何謂也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老子曰能抱一手能勿失手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惘然乎能見子乎見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福亦不至禍亦不來福禍無有惡有人災初越師庚桑子子曰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雨見老子故越見老子曰願因楚而問之

尹文學老子之道作華山之冠以自表其為道不累於俗不飾於物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見侮不辱救民之聞禁攻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不忘天下者也書二篇曰尹文子  
士成綺周隱君子也百舍重趺而見老子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國不辯遠道而來敢問修身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夫至人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

困也士成綺有得焉

崔瞿周之賢大夫也問於老子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子曰汝慎無擾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頰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天價驕而不可繫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擾人心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不相非誑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擾人心蓋老子憤德下衰因崔瞿之問而驚世云

柏矩周之卿士學於老子遊齊見幸人焉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藺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睹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天下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物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柏矩之言得於老子為多。

列禦寇，鄭人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子為宗。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而友伯昏無人。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有問道者為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容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園，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饋，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且又以此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

殺子陽者，書舊二十篇，劉向去重複，存者八篇。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務崇，不競合於六經。云唐開元號其書曰《沖虛》，至德真經，宋宣和加列子號《沖虛觀妙真君》。

莊周字子休，梁惠王時為蒙漆園吏，學無所不聞。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楚威王聞其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笑謂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重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綉，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為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毋污我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其書以莊子名，其自叙曰：「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茫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緣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儻，不以辭見之也。以天下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

道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肆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詭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闊，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通而上達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絕，茫乎昧乎，未之盡者。按真誥，莊周師長桑公子，授其微言，謂之莊子。隱於抱犢山上，補太極圖，編卮言，世號其書曰《南華真經》。宋宣和加號《微妙元通真君》。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飲水。後師計然，為越大夫。嘗謂人：「事必與天地相參，然後可以成功。既佐勾踐，破吳，乃嘆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浮五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為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振散貧友，昆弟復之。蘭陵賈藥，後人世世識見之云。』」  
鬼谷子周時隱者，居鬼谷，因以自號。無鄉黨，族姓名字所著書，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易



老陰符所不能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其言有曰世無常貴士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

明之贖者不亦幾乎郭璞遊仙詩云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為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註其書者皇甫謐陶陽居尹知章知章唐人鷓冠子楚人當春秋戰國時隱居衣弊履穿

以鷓為冠莫測其名氏著書言道家事蓋其學出於黃老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志亦足窺其萬一其書有曰小人其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而難追有禍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若

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至曰鳳鳥陽之精麒麟陰之精萬民者德之精嗚呼亦神矣賈誼作鵬賦多竊其語云  
秦 道品

郭四朝燕國人兄弟四人並得道四朝是長兄居華陽雷平山於其處種五果又此地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以除災厲舍前有塘乃四朝所造也四朝嘗乘小船遊戲其中每叩舷而歌曰清池帶靈岫長林鬱青葱玄鳥翔

幽野暗言出從容鼓柁乘神波稽首希晨風未獲解脫期道遙立林中其浪神九垓外研道遂金真戰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鱗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培壘顧衣朝生曉孰盡汝車輪其遊空落飛颺靈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

鳳唱朝陽暉翩翩其天津奄靄慶雲翔遂造太微字挹此金黎兼逍遙玄垓表不存亦不亡其駕歛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北華室神虎洞瓊林風雲合成一開闢幽冥戶靈變玄滅跡其得道後上補九宮左仙

公領玉臺執蓋郎宋宣和勅書曰三炁隱靈固匪名言之淵萬神變化莫容擬議之求凡褒存於上真實恢張於至道玉臺侍郎郭真人功參十極位列九宮含景玉璫已飛行於太極扶華晨蓋爰總侍於虛皇方丕闡於元

綱宜邳隆於顯號尚期冲格永祐昌圖可特封太微葆光真人  
姜叔茂秦時封巴陵侯隱於句曲山種五果并五辛菜貨之以市丹砂而用之今山間猶有韭薤即其遺種耶得仙後嘗作書與太極

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得道於少室養嗣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廳車宴吁句曲悟言未嘆代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  
道權 西漢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槌百二十斤秦王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王誤中副車秦王怒求賊急甚良乃更姓名

亡匿下邳良嘗從谷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

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諾五日平明良

往父先在怒曰後何也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後五日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嘗習讀居下邳為任俠以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卒以取天下及從高帝都關中以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謀於良因致商維山四老人從太子侍酒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策招四人之力也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乃學道欲輕舉薨謚文成侯良始見邳上老父後十三載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塚伏臘祠黃石陳留縣天授觀為奉祠之所宋政和封凌虛真人

曹叅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

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叅以中涓從孝惠元年以叅為齊丞相叅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齊悼惠王富於春秋叅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叅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叅於是避正堂舍黃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已而相國何薨代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師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叅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道品

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說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二人即同輿而之市遊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開坐弟子三四人侍方

辨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季主視其狀貌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季主復理前語忠與誼瞿然而悟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活乎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何言之陋而辭之野也今天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污長者而君云云無非尊爵祿而賤卜筮之語季主數暢數百言出入老莊皆深明道德以謂卜筮之有益於人也忠誼忽而自失悵然噤口不能言再拜而辭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頭不能出氣三日宋見賈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不審不見奪精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宋忠後以使凶奴不至而還抵罪

賈誼為梁懷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按真誥季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臨去之際託形枕席為代已之像墓在蜀郡成都盤山之南諸葛武侯昔建碑銘德於季主墓前碑讚末曰玄漢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津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又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女名濟華皆在委羽山中季主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暉今顏色如二十之女子顏長三尺黑如墨也東卿君道如此真奇事也

道化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武帝上書說便宜拜為郎至昭王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葉即以避亂世置憤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知者疑其歲星精也夏侯湛贊其像曰開濟明豁包含弘大凌轡御相朝

哂豪傑籠罩靡前踰藉貴勢出不休願賤不愛威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遠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揚雄亦以為朔恢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狂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達其滑稽之雄乎顏魯公有畫贊碑陰記並在德州

道儒

司馬談其先周室之太史也談為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曾道論於黃子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惑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切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

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猶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者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欵欵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曜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子遠世其家著其語云

道化

卷二

十五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  
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成帝時委任  
大將軍王鳳王氏專勢擅朝數見災異群下  
莫敢正言福三上書劇言秦漢所以得失陳  
十月之歌備亡逸之戒劉后族 太盛其辭懇切而

上不見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  
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推跡故文以  
左氏穀梁禮記相明宜以孔子世為湯後遂  
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是時福居家常  
讀書養性為事元始中王莽顯政一朝棄妻

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有人見福於  
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洪州豐城縣  
大江北岸有祠號昇仙觀宋紹興封壽春吏  
隱真人

道儒

班嗣與從弟彪共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  
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  
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譚欲借其  
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  
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

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  
栖遑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  
網不鯨騰君之餌莫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  
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聲  
名之輻輳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學既

繫學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曜昔有學  
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復失其故步  
遂爾匍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  
持論如此莊避漢諱故時稱嚴子

道術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雅性澹泊學業加妙專  
精大易耽於老莊常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  
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間  
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  
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

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  
錢足以自養則閉肆垂簾而受老子博覽無  
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楊雄  
少時從游學得君平之道為多蜀有富人羅  
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

發冲為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  
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  
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儻石乃云有餘不亦  
侈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役  
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上為業不

下床而錢自至猶有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  
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慙君平嘆  
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  
仕年九十餘遂以業終蜀人敬愛至今稱焉  
有祠在漢州綿竹縣宋紹興封君平為妙通  
真人

本姓莊氏東漢章和之間班固作漢書避  
明帝諱更之為嚴莊嚴亦古今之通語故  
老莊亦稱老嚴云○谷神子曰君平生而  
漢中葉王莽嘉位遠隔遠揚和蓋上世之  
真人

玄品錄卷之一